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蒙引卷二下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沈　浩

易經蒙引卷三下

明 蔡清 撰

上經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卦名曰泰以天地交而二氣通言就造化之本不可

相無上取也卦辭曰小往大來以内君子外小人而

言就淑慝之分上取也曰然則泰有二乎曰一也但是天地交而二氣通則決然內陽而外陰矣斷斷乎不可易之定理也○吉亨主人事言耳○一說六十四卦彖傳獨否泰不分釋卦名卦辭者以小往大來正是所以為泰大往小來正是所以為否處若解泰意必須動著小往大來否亦然故二彖傳只渾淪解愚按此說似乎有理愚初年亦如此斷但如伏羲卦名之意則以坤配乾俱是好也及至文王之辭却

把坤做小人看待矣安得比而同之愚謂觀易之法正不如此○朱子語類論易明人事條有云若論陰陽只須二氣交感方成歲功若論君子小人則一分陰亦不可須要盡去那小人盡用那君子方能成治○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卦名爲泰要兼此義如蠱卦剛上而柔下本義兼卦體卦變言可見此尤見當兼也但泰卦彖傳不用卦體卦變說爲其總舉卦名卦辭而總申之只用則是二字過下

非釋也○占者有剛陽之德則吉而亨矣或曰不曰陽剛而曰剛陽何意曰無意至初九則曰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以此見得是無意或是要字音句法順耳○泰本義曰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專以天地言也至彖傳曰天地交而二氣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以至陰陽健順君子小人而皆兼天地人事言又至大象却專又言天地何如是之不一耶曰言不一而理則一也葢天地既泰則人事從之矣故

或單舉天地以該人事又或兼天地與人事然亦必先天地而後及人事也坤之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蠱之彖傳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皆是理也

彖傳曰泰小往大來吉亨 全

天地交萬物交此正以陰陽為造化之本不可相無者言也内陽而外陰以下此正以其類之淑慝而言也同一乾坤耳伏羲自其不可相無者取則為天地

交之義而名卦為泰文王繫辭所以著占故自其占之所切者取而得小往大來之義以明其占之當得吉亨也不然内君子外小人安得與上下交同例决要分取○天地既交則必然内陽而外陰上下既交則必然内君子而外小人羲文二聖之易果同乎果一不同乎天地交而萬物通萬物通者氣通也有交則有通無交則無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上下之際相交接然後兩志相通堂上遠於萬里則下情不得

上通矣臣庶隔於外朝則上意不得下逮矣○或者多疑志同與萬物通不相對不知萬物通乃是氣通氣通與志同適相對也不然交在天地而通在萬物於理疎矣但須知二氣之通必須於萬物之通上見之故本義曰天地交而二氣通而彖傳曰天地交而萬物通其揆一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主造化言内君子而外小人主人事言或曰通指人事恐非蓋上文天地交上下交亦兼造化人事又一說就陰

陽上說健順就健順上說君子小人亦恐非泰曰内健而外順否曰内柔而外剛先儒謂天地之氣不交故以質言剛柔而不言健順愚謂天地不交意則在内外字上不在剛柔字上此不必拘正如天行健地勢坤之類下筆偶不同也必求其說鑿矣○語類論易明人事條云此四件物事有箇精粗隱顯分別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也○内健而外順不必作一人說葢有陰陽即有健順自天地言揔是陽

氣用事也○既曰隂陽矣言隂陽而兼其徳也俱不分天地○内君子而外小人不是君子在朝廷小人在州郡只是内者為主而用事外者退聽而已○隂陽以體言猶諸卦例之卦體也健順以徳言猶諸卦例之卦徳也卦猶人身也徳猶人心也○皇極經世書第七篇觧曰唐虞之世非無小人也君子在内而衆小人在外而寡則小人不勝君子也故雖有四凶亦不能害君子商紂之世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外而

寡小人在内而多則君子不能制小人也故雖有三仁而不能去小人所謂内外者不特在位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為内踈而逺之則為外○天地交泰天地定位不交所交者其氣也此句不宜於交字讀直至泰字為一句如雲雷屯火雷噬嗑物與无妄之類

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以此見得有天無地做不得有天地無人君亦做不

得一則氣化之盛一則治功之盛然非天開一代之治運則元后無以成一代之治功也○叅義曰天地交而萬物通然後聖人有以致其用若天地不交萬物不通雖聖人亦難乎其為功矣○天地閉賢人隱若聖人則不容隱矣○裁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叅義曰天之道為日月星辰四時寒暑地之道為山川丘陵墳衍原隰然既滯於形氣則其道未免於過也故元后為之治厯明時使分至啓閉之不差

春夏秋冬之有序為之經畫井野使城郭郊原之有制道里封疆之各定而不使之過也春生秋殺日晅雨潤為天之宜髙黍下稻淵魚藪獸為地之宜然既任其自然則其宜未免於不及也故元后教民播種灌溉漁獵薪樵使之順生養之氣以成其功隨土地之產以盡其用是皆輔相天地之宜而輔其不及也然為元后者何如是之過計哉葢天地生物而不能使之遂其生乃以其責而付之君故人君之裁成輔

相非為天地慮也為吾民慮也聖人之慮民亦豈能家賜而人益之哉唯叅賛天地化育使民順天之時因地之利各有以養其生而安其業是聖人之裁成輔相乎天地者乃所以左右吾民也為天地之宗子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唯泰之元后乎○裁成輔相平説朱子小註謂裁成即所以輔相者恐是初間未定之説葢亦因大傳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一句能該得輔相天地之宜意故以彼律此而成裁成輔

相之說及既定本義則裁爲二項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拔茅則其茹自以彙而起也君子彙進之象彙者類也○征行之吉指仕進也非指出行故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若非仕進何拘於陽剛○三陽同體一陽進而衆陽與之俱進猶拔茅而其茹自以其彙起也小註謂拔茅以物象言以其彙以人言然恐記者之誤

志在外也

伊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哉此所謂在外也無三陽言如允升吉上合志也例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

程傳註最明白句句可玩○此爻之辭純是占中行者九二之中行也九二中行內便自具有包荒以下四事矣今本義云云却是周公就治泰上備說出人

能如是方合乎九二之中行而所以治泰者得其道矣吉亨亦不假言包含以下四件俱要兼處人處事言程傳亦是此意○在下之中兼位言不止此一處但凡所謂剛健中正則皆以位言但曰在下之中在上之中則皆兼位言此處下即彖云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者為此實兼位言也一說在下之中純以位言然依小畜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則須兼德位方合彖傳剛中而志行如此則仍當依前說

也○本義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通承上數句以剛
處柔而在下之中得中道也在下之中而上有六五
之應主乎泰也○一說以剛處柔就是得中道非也
按噬嗑卦剛柔分與柔得中還是兩箇義而本義則
揔之曰治獄之道唯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得其
中又皆剛柔分義也○包荒雖與用馮河相對不遐
遺雖與朋亡相對其實四字各有箇中行非必合二
者而言之乃為中行也葢不能含容非中也當斷不

能斷亦非中也泄邇非中也忘遠亦非中也中也者天理之當然恰好者耳然析而言之一事有一事之中合而言之則統體一中也○胡氏剛柔相濟之中輕重不偏之中亦一義也但不如前說前說是正當之道理或云上句以事言下句以人言葢泥朋字而失之

以光大也

光則明足以有照大則其器足以有容皆主心言

九三无平不陂　止　于食有福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天運也艱貞人事也艱貞則无咎而有福人事可維持天運也程傳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無常泰也无常往而不反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一說无平不陂以靜者言无往不復以動者言愚按以靜者言葢謂形也以動者言葢謂氣也然味兩箇无不字則是着句皆說得盡了○如程傳而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大傳云

危者使平豈必皆靜者言○或曰无平不陂固無得動无往不復往復如何說得靜耶曰皆非也元來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兩句都只泛泛言而泰極否來之意自見於言外耳○一說平陂往復通以氣運言泰九三爻辭大意云泰過中矣如今不好時節將來了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危之之辭也為今之計只是艱難守正以處之則无咎不必憂否運之將至而猶得以享其所有也有福謂泰猶可保也○大抵九

三時節天下浸以多事但未至城復於隍處猶可為也○參義曰聖人於天下之患不圖之於已然而當戒之於將然泰之時吉亨之時也然九三纔過中則聖人即為之戒非思患豫防之意乎天下之理平者必有傾往者必有復陰陽之相勝禍亂之相因如循環然惟善處之者於此之時如捧盤水如馭六馬有戒懼之心而無怠忽之意焉故艱貞守正而可以無咎也○无平不陂天地際也○此本義從古易○无

往不復天地際也○此程傳從今易詳見大全○雲峰曰此一際字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交也○此天地不可指卦之乾坤天地際只是謂天地氣運之交際也謂泰往而否來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固無三陰言不富不戒只言四不待富而自能以其類也亦不待戒約於衆而衆自相孚也或說不富不戒亦無三陰言非也若無三陰則本義所謂不

待富而其類從之者在三陰之外矣○不富以其鄰以力言不戒以孚以心言小畜九五之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亦如此分○既曰翩翩足矣又曰不富以其鄰而又曰不戒以孚辭煩不殺非故為陰誇詡而張皇之也所以深為君子危也其憂之也深故其說之也詳○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依富家大吉則陰主富今此又主富何歟葢陰主利以陰之能言也陰不富以陰之質言也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

本義曰陰本居下在上爲失實此意分明與爻辭反亦抑陰之意本義不言與爻辭異者葢謂只解出失實二字之義則其與爻辭不同者自不待言矣○爻辭之不富帶以其隣言則以富爲非其分也小象之不當不須以其鄰言則以在上爲非其分也○上丈陰虛陽實以德言也此言在上爲失實以位言也故曰不同○失實二字重在翩翩不在不富○陰虛陽

實故為不富此就六字言也陰本居下在上為失實此就四字上論也○本義云三陰翩然而下復下復之義尚欠思索或曰下復謂坤復居下而為否也○一說只是取象字謂如飛翔而下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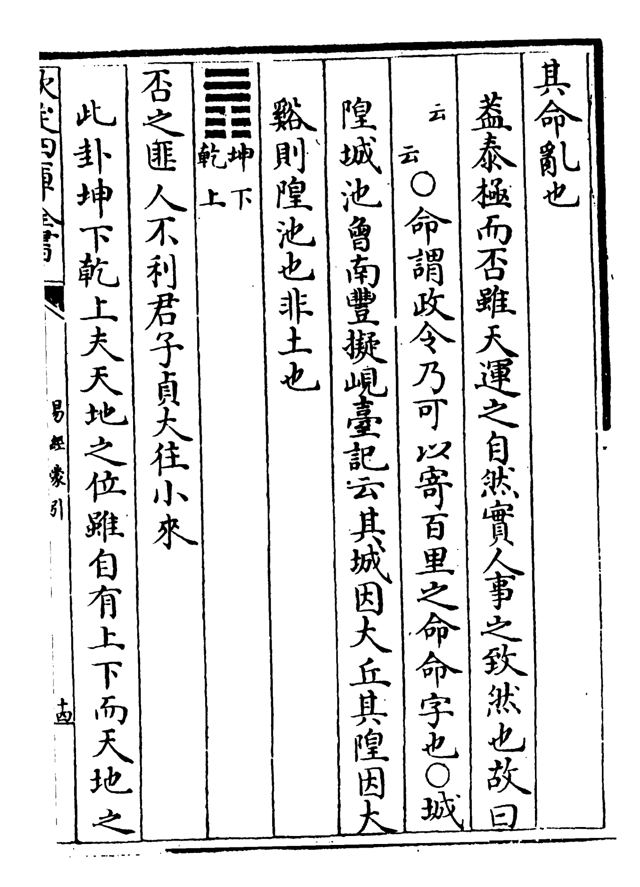
不是以帝乙當六五以帝乙之妹當六五也如此說則帝乙之妹為居尊三代前無此說帝乙歸妹是居尊而能虛已下賢之象也至以祉元吉就保泰上說

中以行願也

下賢正是行願處味本義虛已二字可見下賢是其所願○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以祉元吉本是占辭然象傳往往不拘於象占之別如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皆以屬之爻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程傳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也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將終反為否如城土頹圮復反於隍也



其命亂也

蓋泰極而否雖天運之自然實人事之致然也故曰云云○命謂政令乃可以寄百里之命命字也○城隍城池魯南豐擬峴臺記云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則隍池也非土也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此卦坤下乾上夫天地之位雖自有上下而天地之

氣則貴於相交今此卦坤在下則地自為地而地之氣不上交乾在上則天自為天而天之氣不下交天地不交而二氣不通伏羲以此名卦為否也文王繫辭以為坤上乾下者泰也乾上坤下者否也泰者人道之常也否正與泰反非人道也故曰否之匪人其占則不利於君子之正道葢君子之道於否時則非其所利也何也陽為大陰為小此卦乾往居外坤來居内固大往而小來也以卦變言此卦自漸而來則

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亦為大往而小來也大往小來則是小人用事之日也故不利君子貞○本義之匪人三字疑衍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今且依經文解之而舉其疑於後本義然也

象曰否之匪人云云

泰之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人道也否則非人道矣上下不交天下無邦豈人道乎○謂非人道也卦辭純以人事之占言故不兼天道只言匪人○上下不交

而天下無邦也夫邦國之所以為邦國者以其有上下也今上意不孚於下下情不達於上上下不交則情義乖離不相維係雖有邦與無邦同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程子曰國而不治則不國矣語意相類

內柔而外剛

泰曰內健而外順否不曰內順而外健而曰內柔而外剛此猶曰天行健至坤不曰地勢順而曰地勢坤

聖人下筆之際亦安得拘拘於一二字之間亦要其理之同而已○朱子語類有一說録在泰卦○按否曰否之匪人而泰本義曰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初何嘗有人事在而彖傳又往往兼舉而互言之何也愚固嘗竊論之矣葢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只是一理耳故天地一泰則陽明之氣勝於陰自然生出聖君賢相及許多君子出來而天下之泰成矣不然天地陰氣用事產出一番庸暗奸

惡之人出來所謂凶德參會者而天下之事非矣此理斷斷乎其不可誣故彖傳俱兼說至大象所云裁成輔相云者亦因天地交泰而後元后得以収其功耳此乃天地人君相須為力處非人君能自為泰也不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乎此皆主氣運言也

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禄

儉德者斂収其德也所謂韜光晦迹使人不知其有

是德也○蘇子瞻所謂舍者嘗爭席反漸喜不為人所識者意與此相彷彿不然聲光外見則人皆物色之矣既為人所物色則爵禄之來有不得辭者矣夫爵禄之來者禍之來也何則小人道長決不利於君子也故君子見幾而作儉德以避難○不可榮以禄者人不可得榮之以禄也榮謂以此榮之猶加之謂也字意與禄之以萬鍾禄字同此以君子之能如此者言也非戒辭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

大凡小人惡未形猶可與其從善若其惡已著則難矣故聖人於否之初六以貞訓之○小人之進已不可遏而小人之心又或可回也葢人性皆善而無惡惟溺於惡則惡矣若反於善則善矣只在吾心一轉移之間耳况初之惡未形猶易變也故聖人戒以從正則吉而亨而為君子之徒矣然此豈惟其一身之舍惡從善為可喜抑使世道不遂入於否而蒼生猶

得享其利此猶為可賀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味貞吉志在君之詞方知自古小人敗人家國者都是志不在君也只知有其身之富貴而已故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所患得失只在其身初無預於其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柔小人也陰柔而中正小人中之君子也其曰小

人吉者小人非有吉也小人而能包承君子故吉也其曰大人否亨者非以其為小人所包承而亨也不為小人所包承而安守其否乃亨也否者儉德避難之意也○本爻包承二字不為君子言為小人之知有君子言也然所懼者不在於純乎小人而在於不純小人而能包承君子也蓋唯能包承君子故能染君子也故曰大人否亨嗚呼嚴哉蔡邕之於董卓張浚初年之於汪黄亦為其所包承也○安守其否而

後道亨○問大人身既否矣道何以能獨亨蓋道不以窮達為存亡也若不能安守其否則將枉道以入於小人之黨如嚴尤荀彧之徒矣道安得亨此亦如遯之亨然其本義亦云身雖退而道則亨也○自失其守便是道之不亨處彼雖包承乎我我終不混於彼此之謂大人否亨蓋君子小人非可共事者所謂薰蕕不同器也此宋人調停之術所以為踈○問初之惡猶未形二陰柔而中正惡已形否曰形矣故終

不敢望其能反正而變為君子雖包承外面而亦偽為者也故爻辭危之○嘗竊觀聖人作易於小人道長處一般告君子使急為之地一邊又以利害喻小人使不得縱其毒於君子至於君子長而小人消之時則又恐君子恃其盛而用罔或反召意外之虞又教之以周防曲慮期於十全必克而後已其為君子謀者如此其至也且聖人此心何自而來哉天地生物之心也夫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者勢也

雖聖人未如之何矣然聖人本心則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為君子也故每於此一邊拳拳用意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實在於此○包承者外相容也故在小人亦為吉然内實不然也故大人則否亨

六三包羞

以陰居陽而不中正陰小人也居陽則非其地不中正又短於才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者也○一說以陰居陽位雖陽而質則陰也見傷善未能之意○又

一說陰柔小人也而居陽挾有勢位欲害君子也雖欲害君子然不中正而短於才是特無牙之虎耳亦何能為〇此不中正義只歸於才就小人說難以言德也〇包羞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未能傷善也然本義何以曰志於傷善而未能故為包羞之象曰只說包羞便是未能傷善矣故曰然以其未發云云

小人欲害君子彼雖小人亦必自知其為非而有所不安者此之謂包羞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是解有命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是解无咎益能如是則足以承天之休命而否可遂泰矣豈唯九四之福疇類皆獲其福也益有命无咎者九四之泰疇離祉者衆陽皆泰也復曰出入無疾朋來无咎亦理勢然也〇一說以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為提端語而以陽居陰不極其剛兩語通釋有命无咎愚按泰卦九三本義云將

過於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亦是釋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皆非提端之辭且將濟之時於有命義爲切命謂天命也○本義故其占謂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則知上文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數句是通解本文三句之辭不可以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爲解有命以陽居陰不極其剛爲居无咎況下句疇離祉俱該在其中○九四固有命矣然非處之有道而无咎善類亦无

由而蒙福石介司馬光尚未能盡是道故復曰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泰之六四辭意若姤否之九四辭意如復益在卦爲復在爻則爲否之四也在卦爲姤在爻則爲泰之四也否有天根泰有月窟其詞之相類又可見聖人繫辭之不可苟

有命无咎志行也

志行連疇離祉之義俱包了益有命无咎則自然疇離祉矣故本義亦幷釋之○不極其剛此理少有能

識之者所以往往錯了機會雖司馬温公亦未盡此理所以亟反新法直至雇役之類亦皆罷之是以一轉而為紹聖之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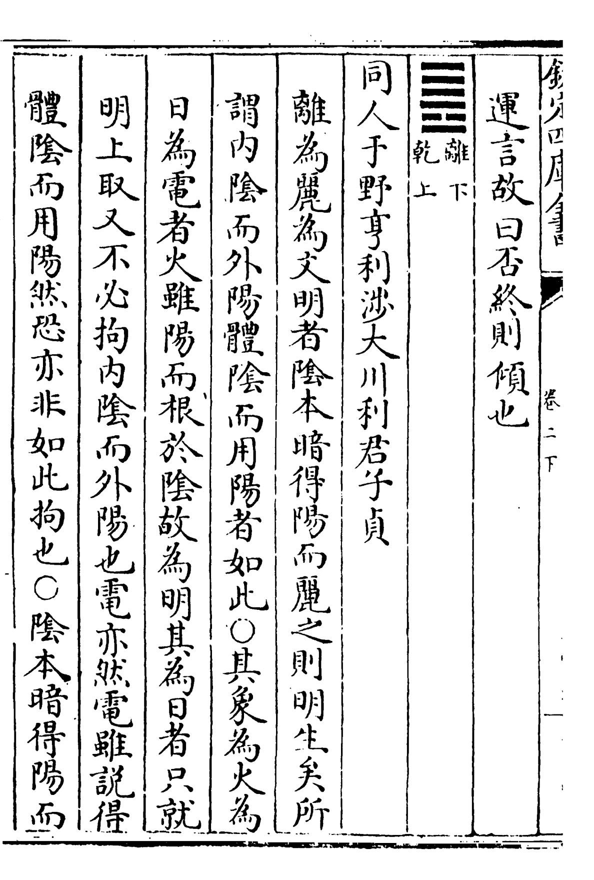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否之卦爻至於五亦否將盡之時也云云其亡其亡則不至於亡而係於苞桑矣可以决履貞厲參看○參義曰無道之君自謂其不亡故亡有道之君常懼其亡故不亡○其亡其亡衛風伯兮之三章曰其雨

其雨杲杲出日傳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詞愚謂此其字亦當以此義看有危其將然之意

上九傾否

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若非否極有復泰之勢則雖陽剛亦未必能傾否觀屯之九五泰之九三與否之九四則可見矣故雖無天道人事說天道所以開人事人事所以輔天運○固是時運可傾亦以陽剛能傾故不曰否傾而曰傾否至象傳則主時



運言故曰否終則傾也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離為麗為文明者陰本暗得陽而麗之則明生矣所謂内陰而外陽體陰而用陽者如此○其象為火為日為電者火雖陽而根於陰故為明其為日者只就明上取又不必拘内陰而外陽也電亦然電雖說得體陰而用陽然恐亦非如此拘也○陰本暗得陽而

麗之則明生火體陰而明則外照者象之旅卦本義曰艮止而離麗於明不曰艮止麗明而必曰離麗於明者以明在陽不在陰也本義之精如此○離者麗於陽之間以明坎者陷於陰之内故暗故又曰艮止而離麗於明麗於明者麗於陽也○同人于野謂曠遠而無私亦隨所居之位言如處一家則大同乎一家之人處一鄉則大同乎一鄉之人處一國則大同乎一國之人處天下則大同乎天下之人皆大同也

所同无私則足以致人之親輔來人之信從如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何舉不遂何往不濟故自有亨道焉雖大川之險亦利於涉矣○同人於宗宗族非不可大同也宗黨也○亨與利涉是一義語意自相承亨凡事皆亨也利涉取其大而難者○大川利涉餘事可知矣○同人于野人固不能無所同但恐所同之不廣所同不廣則為私同非大同也○于野隨所在說或公於

一家一鄉一國以至於天下隨在有于野○言同人而能於野則百事皆亨雖大川之險亦利涉矣然必合於君子之貞乃為于野而亨且利涉也此彖傳意也○必合於君子之貞乃為于野乃得亨而利涉此正與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一般此乃所謂易以道義配禍福而非術數之學也○未有不正而得為大同者故彖傳曰利君子貞○利君子貞夫大人之道豈必人人而求與之同哉亦唯以正而已正也者

人心之公理也不期同而自無不同者也若吾既得其正而彼或不我同則彼之悖矣吾何計哉然同我者已億萬而不同者僅一二亦不害其為大同也○朱子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葢謂亨與利涉都在于野上來○叅義曰國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同人于野豈非超出於家邑之外乎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而情無不孚恩無不洽者豈非同人于野之意哉人心之大同則何為而不

成何往而不利雖大川之險涉之无難矣然必行之以君子之正道乃爲利也

以健而行故能涉川

按彖傳亨與利涉是一氣話俱根在同人于野來今本義却依彖傳加此一意者蓋于野本可涉大川况他以健而行自無私已之累而能于野尤利涉大川也若君子貞則所該者廣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皆是也此只就最切者言○朱子曰言須是這般剛健之

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柔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利涉依此則此之以健而行仍須與文明以健之健字同故以對柔弱者言不然曰剛健曰柔弱全是以血氣之健弱論且前以血氣之健利涉後又以義理之健利涉耶且血氣之健何預於于野之義○利涉大川就同人說是以健而得人之同也則險可濟矣○一說以健而行與文明以健兩健字不同以健而行且就力量說文明以健則就義理說葢必有

文明以健之健然後能用得以健而行之健也故首之曰同人于野亨繼之曰利君子貞愚謂力量二字尚欠分明有血氣之力量有義理之力量血氣之力量難施於涉川且難施於同人尤難施於于野若據義理言剛健則勇於義此就是力量所在不必外求箇力量也此疑殆可以判然矣○乾行決然是以卦德言故彖傳連文明以健俱作卦德不別豎行解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得位正也不以位言當如小畜之柔得位漸之進得位蹇之當位貞吉之例皆主義理言故九五本義曰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此便是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之義惟大有九五得尊位惟自為一例○又依本義六二雖中且正義若不以得位為正則只是有中而無正矣○一說據大有柔得尊位大中例則六二得位是得在下之位且得中也得位以位言得中以道言故九五本義亦有

相應於下字面曰非也五雖有相應於下字二雖有有應於上字然此卦取同人之義非以其位同也以其中正之道同也故曰中正而應若大有就所有者大上取故須説指位況明曰得尊位乎卦名之義固不同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獨釋利涉者以乾行而利涉則亨不假言矣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文明是能明正理剛健是能行正理中正是在己正也有應是所應亦正也此皆君子之正也程傳謂文明以健然後能中正而應乎乾行固未是正意臨川吳氏謂中正則内無私心應乾則外合天德分内外亦未當且爲必以有應爲應天卦體是六二應九五也

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言得正君子其所同者乃天下人心之公理也故能

通天下之志而自然亨利涉矣○天下之理正而已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君子正則自有以通天下之志○皇極外篇第三十七板曰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能順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愚謂此通天下之志之說也

君子以類族辨物

類族以人言辨物以物言皆審異以致同也此據朱子言卦取大同之義而大象又言類族辨物者朱子

亦甞言之矣言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别也○朱子曰如分别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類固類族也馮氏曰如士大夫之族為士大夫農之族為農工商之族為工商亦類族也愚謂如所謂辨上下定民志獨非類族乎朱子曰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固辨物也馮氏曰祼生為祼生羽生為羽物毛生為毛物鱗介之生為鱗介之物亦辨物也愚謂如所謂君子慎辨物居方獨非辨

物乎要該得盡致同全在審異上若不審其異則混淆雜亂反不同矣○朱子及馮氏說辨物處要非夫子正意也○裸生為祼物○孔子家語執轡第二十五篇祼作倮子夏曰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祼正韻祼亦體也亦作祼蠃躶果義皆同○彖義曰族之與物既審其異而致其同則人之與人其初亦一人之身也同胞吾與之念豈不由是而興乎○朱子說張李異族馮氏說羽毛異類亦只是淺說其

彷彿且要之不是孔子正意聖人教君子類族辨物若只如此有何深味如公卿大夫之族而類之則欲使各稱其位有六德者俱為諸侯有三德者俱為大夫之類辨物則如章服器用之屬一一要各以其類如季氏八佾之類所當辨○類族易說辨物類難說如本草所載諸藥門類最切葢療風則防風防已獨活芎藭之類風眩則菊花飛廉茯神白芷之類麻黄葛根杏仁之類則同於療寒石膏黄芩知母之屬則

同於療熱此皆審異致同之意也穀菜禽魚之類同歸於禦饑桑麻裘葛之類同歸於蔽體弓矢干戈同歸於禦暴規矩準繩同歸於制器六律之辯同於正五音也璿璣玉衡之列同於齊七政也○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考工記曰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

民器○又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又曰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又曰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吴粤之劒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又曰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吴粤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類族如六德者均為諸侯三德者均為大夫功之大者同於開國功之次者同於承家又如使士農工

商之各業其業無相混也府史胥役之各事其事無相紊也内有昭穆之辨外有尊卑之等凡若此類皆類族也○辨物如菽粟之類同歸於養生藥石之類同歸於衛生律吕陰陽不同而同於正五音璿璣玉衡不同而同於齊七政朝廷之上則五瑞三帛二生一死之贄儀皆所當辨也親疎之際則三年朞年大功小功之服色皆所當辨也同律度量衡所以致同也車同軌書同文亦所以致同也此非所以辨物乎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本義同人之初就六位上看以剛在下兼就本爻看上无係應又自應爻看本義解經取義大約不過此三者此外亦有兼就全體所主爻上說來者○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則非為私之人上无係應則又無所與私故為同人于門之象以無所私而得无咎猶未能于野也于野則大同矣○于門謂於門外也故曰出門同人人之一家獨門在外由門而堂

由堂而室此内外之辨○出門謂在外在外則無私

暱之偏此程傳之說蔡氏所謂出門即同者非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

同人貴無私係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則有私

係矣有私係則情有所偏而不能大同矣故吝者只

不能大同便是吝道也故象傳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象占還須分說如諸爻例○同人于宗本是柔得位

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今乃謂同人于宗吝者蓋卦

是就其全體上取其有相同之義然同人之道貴乎廣今二五相同雖曰兩相與則專然其道則狹矣故卦辭則曰于野亨亦所以足其義也此則曰于宗吝又以見其利於野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依朱子說是伏戎於高陵之草莽中也三欲奪二而懼五之攻爲此以備之耳然義既不正勢又不敵終莫可發事不諧也而爻辭終之

曰三歲不興有以决之矣○所以取高陵之象者葢九五在上九三進而備之有仰闚而攻之勢故取高陵之象○此爻取象如此而其為戒亦深矣以見凡圖非已有者皆為徒勞而無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乘其墉隔三攻二也弗克攻以二自是五正應義不可攻而不攻也一說是攻三若然則弗克攻亦以義屈於三而弗克攻耶二攻字固一類也○墉所隔者

又三象也故乘墉以攻是乘三以攻二非直攻三也何者三未必得二也况所圖在二攻三何為又弗克攻非讓與三也義屈於五自反而弗之攻也○觀卦上九爻朱子小註曰易中其字皆說自家如乘其墉之類○墉固是取象然就象取也要有所歸着畢竟是三象亦難說乘巳之墉以攻人如此則是隔於巳也○同人九三因九與三二字俱不好故其詞云云九四九字不好賴有四字好故云云九三之辭明其

全無能為徒取不知量之羞耳九四之困而反則猶可取也此以人事言則婚姻為最切然古人於興國之際猶費盡氣力以求必得晉楚之困宋衛之類又如齊桓之必得管仲當時亦用許多計数恐不得之於魯

義弗克也

九四弗克攻非力弗克攻也乃義弗克攻也故本義以自反言之亦本象傳也

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困字在義弗克上來見其義之弗克則自然有一段困心衡慮處○弗克攻何以為吉盖若欲恃力以攻二二未必得禍斯及矣反觀之非得吉而何○困是上句弗克字則是上句義字○桼義曰常人之情過而能改者鮮矣而於訟與師則必伸其志其能自反者為尤鮮葢有計窮力屈不得已而退者也未有其力之强而能自退者也春秋趙宣子納揵菑于邾邾

人辭之以義宣子引師而去之先儒引此爻之義以
美其事盜聞義能從誠人情之所難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或問號咷與笑是九五獨自耶是二五不得於同始
皆號咷而後相與笑耶曰専主九五爲長且與下句
大師克相遇相符皆主九五也○大師克相遇本其
所以得後笑也○用大師克見三四之强也○此爻
辭皆以象言而占在其中○二五相同者也二同於

五則為于宗之吝五同於二乃為義理所同何也蓋陰私而陽公故其辭不同如此所謂易不可為典要也○同人之先先字無後笑以中直也言以五之中正應二之中正其理直也所謂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者也○或以中字為心字象傳未有以中為心者如曰中心得也則另出心字故此中字只宜作中正之中字看中該正也○不曰以中也不曰以中正也露出直字者自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而云

也亦如需九二之衍在中蹇九五之以中節皆隨本卦爻之所切者言也○言相克也言其克了三四然後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居外無應物莫與交是全無位任者以其荒僻無與同故曰同人于郊若同人于野則是有所同者○上九實無所與同曰同人于郊同人字直帶卦名說來如恒卦上六振恒之類○上九雖物莫與同然如二

之吝三四五之爭則皆無矣故曰无悔○同人于郊无悔此乃不足上九之詞蓋卦謂之同今乃無所同尚何取哉同人于野取其無所不同也○曰同人于郊便是無可同者故曰志未得也若同人于野志何不得之有○爻曰同人于郊无悔而象傳曰志未得也爻相發明也不曰志未得則同人于郊无悔爲善爻矣朱子解本義云云愚謂是全得夫子此一句也不然于郊幾於于野矣

乾下
離上

大有元亨

火在天上無所不照有如四海九州皆在其照臨之下者所有之大也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是五陽皆爲一陰所有亦所有者大也○大有此有字是奄有天下之有有國有家之有凡百有位之有也火在天上無所不照火雖明若在下則有所蔽隅其所照有不周者今在天上則凡天下萬物皆在

所照之中矣固為大有之義又六五以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是上下五陽皆為六五一陰所有也亦為大有之義陰安能盡有諸陽陰居尊而中又有大中之道故也只是中而曰大中者以其當大有之時而居尊位故其中亦為大中也非尋常之中也或謂大字從位上來愚謂大字還從卦而來若謂從位上來則他卦九五皆可謂大中矣○居尊應天指六五應乾之九二也二乾之主也如同人曰柔得位得中

而應乎乾乾謂九五也此處本義雖不及解然云應天指六五也意亦了然矣○大有之元亨是亨其所有也自有天下者言便是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天下之民各得其所海宇有永清之風國家有苞桑之固所謂大有之業可以保之而無虞矣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此卦德與其德之德不同卦德以卦言與卦體一類其德就人事說兼卦體卦德所

言者大凡論卦德卦體之類俱就卦上說箇人事道理乃人事之影也故此句冠之以其德字○大有之元亨謂得亨其所有也故必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剛健文明其德之體也應天時行其德之用也剛健則能勝乎私欲文明則能灼乎道理應天時行則凡動静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謂之大善而亨則貞與利在其中矣○其德剛健而文明論進德之序則先明而後健自明誠謂之教

者也論成德之序則先健而後明自誠明謂之性者也○應天而時行此人事之時也當其可之謂時也承天而時行此造物之時也不先不後之謂時也有小不同○應天時行與君子而時中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同義益天叙有典而我惇之以時也天秩有禮而我庸之以時也天命有德而我章之以時也天討有罪而我刑之以時也○彖傳只曰應天而時行而本義只添箇居尊除箇時行者居尊然後得以應天

時行則即應天也○本義應天内就含居尊非居尊何以應天故下焉者雖善不尊○亦不可全以應天為位須看彖傳有其德二字在上原來居尊不是應天有時行在○應天非以位言也得天位而行天道之謂也時行即應天之實也○應天時行實是德也居尊二字當安在應天字上○時行之外别無應天然必居尊然後得以應天而時行故天命有德自我章之天討有罪自我刑之天秩有禮自我庸之天叙

有典自我惇之○本義占者有其德此其德字正與彖傳其德同兼卦德卦體所言者○大善而亨非惟其事大亨且於道理亦盡善盡美故云然○彖傳專言元亨而不及利貞看來原是大善亦已該有貞字意矣○大有元亨似說亨其所有遏惡揚善蓋是治其所有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

火在天上不必指日如明出地上則指日也此只與

天火同人地中有山謙之類同例○君子以遏惡揚善其於惡者小則鞭扑之大則刑竄之皆所以遏其惡也其於善者小則奬勸之大則爵賞之皆所以揚其善也○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又墨劓剕宮大辟謂之五刑以待罪之大者舜之於四凶則竄之揚善如舜謂禹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於臯陶曰汝作士明於五刑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此奬勸之也如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此爵賞之也○遏人之惡揚人之善所以順天之休命也本義反之於身一節非是正解與比所謂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者同意○人君御天下之權只是賞罰二者而已遏惡揚善之謂也遏惡揚善是其所當然之則順天休命則其所以當然之故也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皆此道也此聖人之所以法天為治者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此以天地之性言所以孟子只言性善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當大有之時亦富有者也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剛正也居下處卑也上无係應無私交也又在事初新與事接也故為未涉乎害何咎之有本是无咎然或以為无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故艱則終无咎艱則无咎此戒占者之辭○必言无交害者所有既大自有涉害之理故福兮禍所伏○程傳曰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無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

爻害未涉於害也大凡富有鮮不有害○本義云初九雖當大有之時問此大有是初九所有耶或只是遇其時耶曰味以陽居下之意則只是遇大有之時耳如生當唐堯之際及三代一統之盛時是大有之時也當此之時也民生既庶而且富矣天下萬物豐溢人亦容易有致害之理故曰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一說雖當大有之時此時字是時世之時愚按師卦初六等爻皆本為衆而為將亦從卦來而變其

例也然雲峰富者衆怨之府之説亦未得害字本旨○師自二外本皆為衆統於二者也爻例則與二並為將大有自五外皆為五所有爻例則與五皆為大有者故曰皆從卦來而變其例也○害字本旨只當依程傳如驕盈之類所致者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既驕且侈鮮不及矣故大有有涉害之理○无交害亦是有位者以陽居下只是位卑不然似全無涉之理或曰上无係應安得為有位葢有位

者便有君在何謂无應曰无係應謂无私係也如遯

四之繫初隨二之繫丈夫也若初九豈不在大有之

君之所統御乎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兼本義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說以初九二

字盡之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剛中在下得應乎上是有才德之人為君所柄任大

車以載之象也○有所往而如是無剛中得應說无咎即是勝任而免責也○大車所以象其才德之茂○若非得應則有大車而不得以載所謂野渡無人舟自横者矣故有所往而如是一句當兼剛中得應說○大車以載是象有攸往无咎是占本義又言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明此爻未易當在占者宜自審也歸重大車上○九二大車以載剛中在下故為大車得應乎上故為以載有所往而如是謂有是

德而又得是君則能成功而免責矣古之所以當此者伊傅周召其人也○車有輪有輻有轂有蓋有軫有軹有軸有轂有軒軸輪轂中之骨子亦如揜軸之骨然軹車軸小穿也軫車後横木也軏軾也車前横木也輻輪之轑也轐車上伏兎也軒車堂也○又曰軫之方也以象地蓋之圓也以象天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蓋一月之日凡三十而星凡二十八宿也

積中不敗也

只以大車之象言而取象之意自見於言外如舍逆取順及以從禽也之例○積中不敗之意謂有剛中之德克勝上任也○一說有積中之實德足以任重而不致敗事此說雖巧然據本文玩之未見有此意其說太深耳○積中不敗是貼出所以取大車以載之意不然克勝任重之義或晦而為負載之多而已不敗字當玩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三固是公侯然非有剛正之德而為人君所賢則亦無由得以朝獻於君矣此指公侯之賢者○小人弗克指公侯中之小人言雖有公侯之位而無剛正之德則自當不得九三矣故不得用九三之占○公用亨於天子言得親接於天子也看來大有元亨可以有天下事入講觀九三之享於天子九二之大車以載九四之匪其彭皆可見大有之義○享謂朝獻

也本義分明胡氏兼宴享說非是○享兼朝獻疑亦是隨所有而貢獻也○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正所謂朝獻者可見非任土作貢之謂任土作貢非必諸侯躬送至王廷也○或問公用享於天子是象乎是占乎曰據爻辭用字則似以占言但本於爻有此象耳據本義文勢曰云云故為享於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則又似本以象言而占在其中此亦當以本卦上九象占例斷○公用享

於天子一句純是象占者有其德則亦如之○此爻主意有剛正之德而被遇柔中之主也故本義云上有六五之君虚中下賢虚中下賢之義亦為不輕○問小人若已在公侯之位當朝獻之朞獨不預於朝獻乎曰此只據六五柔中下賢之君所下者必是賢不賢者必不為其所下其曰享于天子言君子則得以享於天子非君子則不得以享於天子也享只是以明其得被遇親接耳此爻辭取象之意也非專於

朝見而已也不作獻其所有說蓋大有者天下之有也本義於上下並不取此意○本義曰小人無剛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乃知此小人是有位之小人若是無位者何緣有享於天子之望亦何用言小人弗克也○享於天子蓋周禮所謂時見曰會者也時見無常期也有被遇親接之意故小人弗克若正當朝會之期則公侯中小人宜不得而顯拒之周禮春官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

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玉海朝貢類載汲冢周書王會解第五十九序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云云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受贄者八人愚謂所受之贄葢虞書所謂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傳曰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恊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謂所覲東后以此為贄也○又載伊尹朝獻商書湯問伊尹曰諸來獻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伊尹受命於是

為四方令云云○雲峰謂九二宰相任重之事九三諸侯朝獻之事皆不言吉者皆臣職之當為也

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害也

小人害也言其不利於小人之占也享謂朝獻也正韻云奉上之謂享所謂享多儀也葢古者公侯之於天子朝則必有獻諸侯亦有相為獻者所謂享禮有容色是也集註曰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則於天子可知○書旅獒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

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九四匪其彭无咎

匪其彭无咎以象言占意在外

明辨晢也

言其明辨之晢然也所明辨者君尊臣卑之義戒盈益謙之理也○參義曰四之所處所謂挾震主之威者也其能自謙抑幾免於咎而已若矜功挾權以陵轢其上能無凶乎○大有九二九三九四程傳俱以

大有言之本義皆不取者蓋二三四皆人臣也所謂大有者皆非其所有也由是知本義之精矣○本義曰彭字音義未詳則知爻下註云彭步當反者爲程傳舊註耳然又云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則讀如其音亦無害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柔中之君寛厚有餘剛制不足而九四乃以剛鯁之臣而事柔中之君故有偪逼之嫌然九雖剛而

四則柔云云○虛已以應九二之賢自厥孚上下歸之則是五與上下交孚威是戒占辭因六五所不足而云也○六五只是厥孚交如此固善矣然於君道有未盡者其曰威如吉者誠以所治既廣物性不齊安能一一孚於我矣故又當有以威之則恩威兩盡可以保其所有而不墜矣吉也○六五既得上下之歸又何用威如據理而言必有不能盡如人意者耳故威如吉

信以發志也

一人之信見於虛巳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則是有以發上下之志也○厥孚交如謂上孚於下下孚於上兩相交也非謂六五之孚交於諸陽也象傳曰信以發志也則推本言之曰原來是六五之孚有以發上下之志蓋據見在則上下兩相孚推本原則由上發其孚○虛巳以應九二之賢上之孚於下也而上下歸之則不但九二初六至上九俱孚於五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六五雖是君自上九觀之則六五在下只當得賢者不可泥君位矣履信思順不可謂履六五之信思六五之順只是下從六五便是他履信思順處○履信以造行言思順以處心言尚賢則用其人也○履信思順履信自所履而言思順自所存而言行以實之謂信不乖於理之謂順○從其道則為履信思順用其身則為尚賢故大傳曰又以尚賢也莫忽了又字

○朱子曰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益有孚雖本在五然上既履之則孚不在五而在上矣履只是行意以居五之上而能行其信故朱子云然也不可謂是履下文之孚故朱子下文云謙退不居思順也何嘗如俗說思六五之順○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下從六五全在剛字上取益見之明信之篤用之專非剛不能不然本義從何處說得下從六五來若是上六則陰柔無立將有昏庸眩惑之弊矣安得下賢

○吉无不利得以亨其大有之慶也○大有吉利謂大有所以吉利者以其行合乎天得天之祐也○履信思順而尚賢夫當大有之世而又居上位乃能如此是其滿而不溢合乎天矣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憑空説出此兩句若無孔子繫辭之説恐朱子亦未知所解方知孔子之言不苟也○曰吉无不利儘足矣而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誠以當大有之世民殷物阜內恬外熙四

海舉無虞矣萬國皆來王矣正是湍之時也處此鮮不以泰寧自負而怠𢿱縱恣簡賢輕士之病作矣今乃能履信思順而尚賢滿而不溢如此誠人主之盛德帝王之髙致也故獨盡善其占○本義曰故其象占如此葢本文此句是象也亦是占也舉此以例其餘眞一斷法也至要至要方知坤六四之括囊无咎无譽需九二之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訟初六之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師九二之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

命同人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六二同人于宗吝等本義凡言故其象占如此者皆是渾淪不分析之詞需九二之終吉對初九之利用恒无咎六三之致寇至六二之出自穴亦俱為象而無占也雖獨不言故其象如此亦其例也

易經蒙引卷二下